

寻找 传家宝

老书箱 三代人的读书情结

本报记者 罗琴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则古训被不少家族奉为家规家训，寄寓着长辈对后世子孙的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在宝鸡高新区马营镇旭光村村民李壬寅的家里，其父亲留下来的一个老书箱就是家里最珍贵的宝贝。书箱装满了被李壬寅的父亲一生视为宝贝的旧书籍，更展示了他们家族修身立德的醇厚家风。

7月19日上午，记者联系到李壬寅，并跟随他共同来到新居旭光佳苑小区，一睹这个“宝贝”的风采。

老父亲一生痴爱读书

走进装修现代时尚的楼房内，客厅地面上的那个朱红色木箱格外显眼，不用猜，这个就是李壬寅家的“传家宝”了。“搬新家后，我们所有的物件家具都是新买的，唯独老父亲留下的这个木箱子，虽然陈旧，可是他传承着我们的家风，更寄托着我们对已故父亲的思念。”李壬寅感慨道。记者看到，这个长方形木箱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高约30厘米，既没有雕饰图案，也没有安装古旧锁子，看起来简朴至极。

打开箱子，一本本泛黄陈旧的古书整整齐齐躺在箱子里。“这里有老父亲爱读的《彭公案》《英烈传》，还有他学习用的《外国语字典》、历史指南、地理指南等，根据出版日期和我的记忆，好些书距今也有半个多世纪了。”打开木箱，翻开书本，轻抚书本，李壬寅就打开了他回忆的话匣子。

李壬寅今年60岁，他的父亲李宗禄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作为家里的长子，李宗禄不得已放弃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虽然务农一辈子，可对书本的痴迷一生不改。据李壬寅回忆，在他8岁的时候，父亲自己动手制作了木箱，主要用于珍藏他的丛书。

“我们姊妹四个经常看到父亲白天劳作完，夜里在煤油灯下认真看书，他的不少同学从事教育工作，也会经常把一些好书借给他看。”李壬寅说，儿时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母亲做家务活，父亲给他们讲“背水一战”“卧薪尝胆”“毛遂自荐”等历史小故事，潜移默化间让孩子们明白做人的道理。

“父亲喜欢研究历史，经常给我们讲历史上的事件，边讲边分析，他说一个朝代的没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君主没有把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放在第一位。”李壬寅边回忆边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父亲常以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言“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向



李壬寅在整理老书籍里的书本

子孙后代传递研究史学的价值以及谦虚好学的重要性。“父亲年轻时，年年被村里评为先进，他希望我们的成长不一定要有很大成就，但一定要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做热心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好家风激励后代奋进

“我们姊妹几个虽然没有像父亲那么博学多识，可是在他的教育

下，我们家族一直有孝敬老人、尊重他人、帮助他人的优良传统，老人对后代的影响是无限深远的。”李壬寅说，他的两个儿子如今都已成家立业，孙子孙女聪明可爱，家人相处和睦融洽。现如今，在他们30多口人的大家族里，从事教育行业的也有不少。

李壬寅的大儿子李博大学毕业后自己创业，谈到爷爷留

下的这箱书，李博感叹道：“我是听着爷爷讲故事长大的，他会通过给我们讲好听的故事来引导我们读书。他说，书本里面有整个世界，多看书，视野开阔了，自然就有了更大的人生格局。”

书中自有黄金屋。在李博的印象里，爷爷耕读传家，也常常乐于助人，因为会写字、会手工活，谁家需要写信，或者需要帮助制扫帚、扎灯笼，爷爷都欣然前往。“我上学后，也学着爷爷当年爱惜书本的样子，给每一本课本都包上书皮，读过的书都会整齐放好，从不丢失一本书。”李博告诉记者，爷爷在世时，父母对爷爷尊敬孝顺，爷爷生病时，一家人也是精心照料，从无怨言。因此，自己虽然繁忙，也会常常抽空与父母促膝长谈，陪伴家人，孝敬老人。谈到读书，李博坦言：“读书能让我静下心来，也能帮助我养成更缜密的思维，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下，更要多读书、读好书，从而丰富精神世界，明确人生方向。”

虽然李宗禄留下的这箱书与他们现在的家庭装修风格显得格格不入，可是，一家人却会把它摆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女儿刚上小学，我们也想通过这样的传承，让女儿感受家风，让这缕书香飘得更久远。”李博说。



李宗禄留给后人的地理及历史类书本

一座城市的地名，不仅承载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体现着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宝鸡古称“陈仓”，有一条道路取名“陈仓大道”，其意就在历史的传承；蔡家坡有一条道路取名“孔明大道”，一下子就把这座小镇与三国文化联系起来，体现出本地文化，也让外来的游客感受到曾经发生在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故事有多么精彩。

路名，是地名的组成部分，地名类别繁多，大到自然地理实体，小到街路巷村、新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名称等，都沉积着生产生活的历史印记，命名、更名都应审慎。地名，典型地反映着一城一地的历史发展、环境变迁和文化记忆，被称为“本地人的脸，外地人的眼”。今年5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地名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地名的命名、更名，应考虑社会影响和专业性，以及与群众生活的密切程度，要进行专家论证、征求意见和综合评估。条例强调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防止在地名命名、更名过程中的“任性”。

好的地名，能增加一个城市的魅力。对于新的道路、园林、小区命名，一定要多听取专家学者以及市民代表的意见，仔细推敲，绝不能“闭门造名”，想当然地从外地市甚至外国照搬照抄，忽视了自己城市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如果走到中国的每个城市，看到的地名是“欧洲城”“加州阳光”“塞纳河畔”，不仅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会让人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感到不齿。

好的命名，应该彰显文化符号。宝鸡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建城史，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文化相当厚重，岐山的周文化景区叫“周城”，五丈原下的小镇叫“三国小镇”，陇县的“秦源路”让人联想到秦的起源之地等，这些命名都很有文化特点，能为城市增色。

好的命名，能传达一种牵动游子的乡愁。地名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一个地方的人文地理标识，也是这一地域内人们共同“乡愁文化”的记忆。文化自信就是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规范地名的命名、更名，不但是在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在留住“乡愁”。

地名命名应注重文化内涵

张晓燕

宝鸡历史上的名人⑥

西汉传授《诗经》的大儒徐敖

徐敖(生卒不详)，今陕西宝鸡人，曾任右扶风掾。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儒学遭受严重破坏。西汉孔安国开创《古文尚书》学派，徐敖师从胡常学习与传授《尚书》。他还精通毛萁所训诂《诗经》，并授《毛诗》于王璜和涂恽子真。徐敖兼通二经，在古代文化流传方面，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习传《古文尚书》

徐敖，西汉右扶风虢县(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人，是西汉传授先秦

儒学的著名学者。习传《古文尚书》他功不可没。西汉初，先秦儒学由于秦始皇焚书遭受严重破坏，仅有个别秦时儒学博士私相传授。济南伏生传授《尚书》，只存二十九篇。他的学生用当时的隶书抄录流布，即《今文尚书》。汉景帝时，孔安国整理孔宅经书，发现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即《古文尚书》。孔安国任太学教授时，并没有将《古文尚书》列入太学的修习课程之中。但是他还是传授给别人，开创《古文尚

书》学派。据《汉书·儒林传》，孔安国传都尉朝，都尉朝传庸生，庸生传胡常。徐敖师从胡常学习并传王璜及涂恽，涂恽传河南桑钦君长。

《毛诗》源出于徐敖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余篇，先秦称为《诗》，或称《诗三百》。汉初，传诗的有齐(轵固)、鲁(申培)、韩(燕人韩婴)三家，都立于学官。毛诗(毛公)

晚出，未得立。毛公之学系孔子弟子子夏的后人传与鲁国毛亨(著有《毛诗训诂》三十卷)，毛亨又传授与毛萁。

汉代，毛诗传授不绝如缕。“毛公(名萁)，赵人也(今河北饶阳县师钦村，公元前158年前后在世)。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徐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源出于徐敖。”

《诗经》因为是毛公所传，又称毛诗。本来只称《诗》，汉武帝立《五经》后，才称《诗经》，与《周易》《尚书》《仪礼》《春秋》并称为《五经》，成为儒家经典。《汉书》艺文志载：“有毛诗二十九卷和毛诗训诂三十卷传于世。”

汉代通一经的人本来就很少，徐敖兼通二经，在古代文化流传方面，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摘自《石鼓阁上看人物》)

